

印象阅读 李辉 主编

在水边

顾村言 著

ZAISHUIBIAN

印象阅读 李辉 主编

在水边

顾村言 著

ZAISHUIBI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水边/顾村言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1. 11

(印象阅读/李辉主编)

ISBN 978 - 7 - 5347 - 6302 - 1

I. ①在… II. ①顾…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6164 号

印象阅读

在水边

顾村言 著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崔 靖

装帧设计 张 帆

监 制 杨吉哲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8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濮阳市升晨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濮阳市濮上路中段

邮政编码 457000

电话 0393 - 6630888

总 序

一直想编一套书评丛书。

可是,何谓书评?何谓严格意义上的好书评?难以界定。萧乾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出版的《书评研究》一书,算是中国最早的书评理论专著。后来,他编辑《大公报》副刊,不遗余力地发表书评,呼吁专业的、好的书评家亮相。虽曾一时热闹,但可惜昙花一现,书评的形式和功能,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80年代,书评方才又引起讨论和关注。近年来,随着一批报纸书评专版和网络论坛的出现,颇有一些书评新锐的亮相,令人耳目一新。

不过,写好书评,难乎其难。出现职业的书评家群体,更非仓促间就能显现。于是,编辑书评丛书的想法,只好仍闲置一旁。

且回到阅读的本意上——印象。

所谓“印象阅读”,乃是宽泛的阅读评论。或由人及书,或由书及人,不突出学理性,重在阅读的感悟,重在对作者的心情与风格的解读,重在写作方式与风格的多样性。

如今,电子阅读方式来势凶猛,传统纸媒的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已遭遇极大挑战。然而,无论阅读方式如何变化,阅读的本意应该不会改变。读者依然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某位作者的方方面面,需要看看别人的阅读印象如何形成、如何演绎,进而,在别人的印象中,延伸自己的阅读。



“印象阅读”丛书,将在书评与印象记之间,寻找一种妥协、一种融合。入选作者,则老少咸宜。

最大愿望,是借这样一套丛书,为不同读者提供较为丰富的知识、趣味与见解,为当今书评类写作状况,留下一幅色彩斑斓的景象。



2010年5月,北京

自序

几年前《人间有味》与《人间优游》出版时曾想冠之以“在水边”之名，可惜未能如愿，这次承李辉老师与大象出版社的盛意，要我把这些年读书论艺的文字搜罗出来，想也没想，就把这三个字挂了过来。

想不到的是，这部集子中的文字居然跨越了十年光阴，重读一遍，是可以清晰地感到某种转变的——既有变的，当然也就有不变的，比如，一种“在水边”的状态。

“在水边”三字于我而言其实更多意味着一种精神与追求，无论是家居抑或行走，喜欢的总是在水边，而生平的理想，现在想来，早没了年少轻狂时的锐气，只是想选处地方临水而居，如以前在《乡愁弥漫沅江行》中所记：“想要一座简单的房子，面对青山碧水，不必设围墙，唯以木槿与野菊为篱，屋后几丛翠竹，几棵橘树，春天时屋前屋后都是幽幽淡淡的花香，秋天霜后满树结实饱满的红橘；有一块不大的菜园……就在那片天地里生活，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山山水水，生生世世，偶尔出游……我需要了解的只是生命——到现在，我其实根本不知道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生苦短，我得回到自己的本心去，回归人生的简朴真诚，回归一种无翳透明的生活。”

然而，现在想来，这依然还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写作,对当下这个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对于当下的现实,真正的调查新闻或者杂文其实更加有力,而一些闲文或读书随笔,到底有些什么意义呢?

写作于我而言大多还是闲暇时的乱意涂抹,既可称之为自娱,亦可称之为寄意,就像闲时涂抹几幅逸笔草草的画作一般。然而,人终究生活在当下——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其实是让人无法逃避的,所以,掩藏在一些文字背后的,更有一种痛意与苦涩。我所写的,无论是闲文还是随笔,说到底仍是寻找故乡,只是这故乡多归于精神层面罢了。

有时想想,简直不知道这个国家以后到底该怎样发展下去,而故乡,对大多数人而言,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其实都已在远去。“三农”学者贺雪峰在调查了湖北京山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后写道:“在京山农村,我们问农民信什么,他们的标准答案是既不信鬼,又不信神,唯一信的是科学。他们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和神啊,谁见过?因为缺少对鬼神世界的想象,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人们有了病痛,有了委屈,有了辛酸,就可能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值得留恋的,没有意思。何苦忍受煎熬,一死百了。”

那些老人,因为精神上的无“家”可归,因为信仰的缺失,居然选择自杀,而更多的国人,如果也抱着这样的想法,无疑是更恐怖的。既然这个世界如此不值得人留恋与信仰,那么又有什么不可以去做?所以说,这个社会出现大量三聚氰胺、山西假疫苗等事件并不偶然的。而无论是假大师、假话、假货的盛行,抑或是“5·12”地震中大量教学楼的倒塌、屡见不鲜的矿难、黑龙江沙兰镇的水灾、上海静安高楼的大火,其实都是人祸,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与中国传统道德和信仰体系的崩溃更有较大关系。

崩溃易,而重建何其难也。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正是这样背景下的一个隐喻——而我“在水边”梦想的困境或许也正在于斯。

上世纪30年代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试验对于当下或不无启发意义,对于文化图存的思考远远大于政治救亡的梁漱溟

在从事乡村建设早期就说：“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重建乡土中国诚信体系，使人有所信仰、有所信赖、有所信托，此乃未来中国建筑新政治的基础。”

与梁漱溟乡村建设异曲同工的是，因为回乡看到朴素人生的消失，沈从文先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其代表作中提出民族品德的重建，其《长河》题记有：“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便见出在变化中的一种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我想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

“常”与“变”二字，其实大有深意，就像这个国家，有变的，然而也必然会有不变的，就像世人常说的“世道人心”，“世道”可以变，而“人心”则是一种永恒。有些人貌似变了人心，其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失去了人心而有了“奴心”而已。

所以，从这一角度而言，写作的意义其实还是有的，即所谓“发现人心”、“相信人心”与“重建人心”——人心在，则故乡在。

顾村言

2011年1月



目 录

第一辑 品文论艺

奈何奈何 3

——《丧乱帖》观摩杂说

逸笔草草且淋漓 10

——“千年丹青”品梁楷画作手记

弥读弥奇的《荒野尘梦》 17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 23

——重读契诃夫小说散记

会心之处话废名 35

我心中的沈从文 58

再品《边城》 66

走进《边城》 70

橹歌没有了,“翠翠”还在 90

清冷与小温 95

——汪曾祺故里行

海上何处“听水斋”? 105

——汪曾祺与上海的往事

珠湖·老人 115

小楼深巷 恁然一翁 118

——黄裳印象记



士之风骨 魂兮归来 127

——南社百年祭

《汶川影像志》的悲悯与真实 131

第二辑 闲说闲读

天真平和一老头 137

快活朱新建 141

书室记 145

闲翻闲读念扬州 149

刹那朝圣 154

——“晋唐宋元书画藏品展”观摩手札

两部书与两个城市 160

闲说板桥 163

闲情的境界 166

一个表象,孔子“全球化” 169

孔子的茅屋 172

清蒸之味是本色 176

苇荡芦根 179

汤瓠子 182

菰蒲深处说茭白 185

马齿寄远 187

雪底菠菜 189

清简豇豆 191

奈何奈何

——《丧乱帖》观摩杂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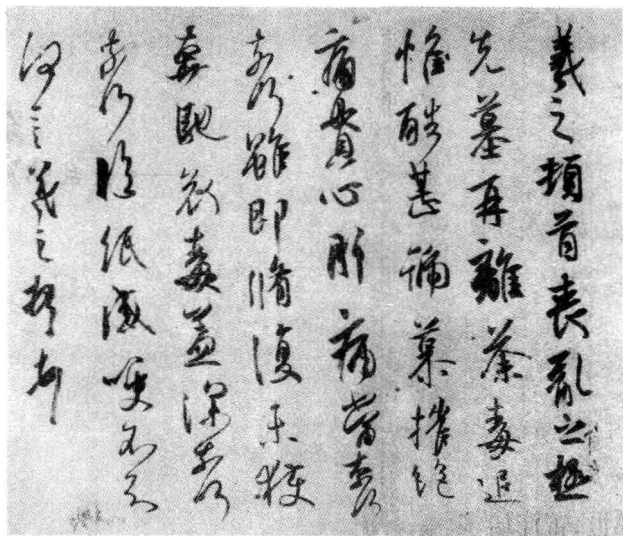
人生在世，苦痛居多。

生当五胡乱华之际，在“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的背景下，作为南渡的汉族士大夫，其人生感觉是千载之下的现代人难以想象的。王羲之，这位被称为“晋室渡江后第一流人物”的王谢子弟，面对巨大的社会变化，其真面目到底如何呢？

就其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而言，自古以来聚讼不断，“文革”风雨欲来前，对政治嗅觉敏感的郭沫若因为南京出土的王谢隶书墓志，撰文从文章和书迹两方面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从而引出一场“兰亭论辩”，并被上升到所谓的“唯物与唯心之争”，在今天看来，也真是匪夷所思——然而我关心的是，被称作“在晋以骨鲠称，激切恺直，不屑屑细行”的王羲之，其风格难道真是如世传冯摹《兰亭序》所表现出的清妍妩媚居多吗？

《兰亭序》中的“岂不痛哉”与“悲夫”数字中隐约见出的“右军风骨”，一种宇宙人生的大悲，又在哪里被放大至极限呢？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随着时任驻日钦使随员的杨守敬搜集散落字画并摹勒成《邻苏园帖》，流落日本千年的王羲之《丧乱帖》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国内学界因之大开眼界——居然还有勾摹如此精良的右军墨迹。民国23年（1934年），《丧乱帖》墨迹印刷品传入内地，然而《丧乱帖》原迹1000多年来一直深锁日本宫室，即便如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这样的碑帖专家，数十年间东渡扶桑十多次，依然未能一睹《丧乱帖》风采，遗憾之下，老先生为《丧乱帖》归国“省亲”呼号奔走，终于在三年前



王羲之《丧乱帖》

与日本方面达成协议，然而，《丧乱帖》尚未归国，老先生便已驾鹤西游，让人一叹。

丙戌之春，流落日本千年的王羲之《丧乱帖》终于随“中日书法珍品展”归国“省亲”。这幅见出“右军面目”的名帖被认为是奈良时期由遣唐使传入日本的——日本学者认为《丧乱帖》东渡日本的时间应该在公元729年以前。

去国千年，百年翘首，我不知道自己站在上海博物馆展厅的《丧乱帖》前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丧乱帖》公开展出的次日，来到上海博物馆展厅，在三个多月前展出《平复帖》的地方，《丧乱帖》静静悬挂着，玻璃窗里光线有些昏暗，人并不多，全不似《平复帖》展出时的喧闹与拥挤。

很平静地就与这件有着传奇色彩的书法名迹近距离接触：《丧乱帖》（8行）与《二谢帖》（5行）、《得示帖》（4行）被装裱为一立轴，一如日本正仓院所记录的“黄纸，紫檀轴，绀绶”，以及具有扶桑特有装裱风格的两根绮带，帖书保存得完美让人惊叹，居然不见一个朱红印鉴——也不见中国古字画后面连篇累牍的题跋，只最右端钤有日本桓武天皇（737—806年）的“延历敕定”印，颜色极淡，不细看几乎看不出，日本人对华夏古文物收藏的用心与谦逊让人赞叹，想想那位在中华古代书画名迹上到处题字盖印的满人弘历，真该愧死！

对于《丧乱帖》在日本收藏的经历，日本学者富田淳在其关于羲之书

帖的文章考证中认为,《丧乱帖》传入日本后保管于日本皇室正仓院,是奈良时期的圣武天皇生前喜爱之物,弘仁年间(810—824年)处理给民间,其后递传杳而不可明。江户时代初期后水尾天皇治世时(1611—1680年在位),有王羲之书一卷从外部进献,后水尾天皇将此书卷分割成三幅,其中二幅置于自己的文库,其余一幅赠与第八皇子后西院,后原存官库及置于身边的两幅失火,唯赠与后西院的一幅传世,后西院驾崩后,此幅又被赐予后水尾天皇的皇子之一妙法院,即《丧乱帖》。明治十三年(1880年),由妙法院奉献给皇室,并一直被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收藏。

纸间清晰可见一行行的折痕,透过时间的烟云读那些曾被自己摹写过无数遍的跌宕墨迹,“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

连读几遍,心摹手追,到最后,字仿佛不见了,有的只是右军其人——右军写此纸时,起初还算正襟危坐,但却笔笔可见沉郁,“之极”二字尤可见出笔力的沉郁转折、矫健,“极”字最后一笔简直是满纸豪气,只是面对“先墓再离荼毒”的现实,却又无法释怀。书至“号慕摧绝”的“摧”字时泪水已夺眶而出,笔画间也因之颠倒错乱。写至“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时,已是满面泪水、痛不欲生,落纸则出入顿挫,欲说还休。到“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时,肝肠已断,所见只是一位泣不成声(几乎是鼻涕泪水混合着奔流而下),几欲与受信人抱头痛哭的右军形象,字与字之间也终于模糊一切界限,归入草书的一片神机,家国之恨,人生大悲,在一点一画间让人一一可以触摸——如果周围没人的话,几乎欲对着玻璃痛哭失声,然而这只是一念之间,到底不可能如此——所谓的晋人风度,毕竟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什么是书法呢?书法只是道出一个真正的自己——让那些混迹于各种名利圈中的书法家们见鬼去吧。所谓书法,在我看来,笔法之外(当然要有笔法),只是静默中见出的一种人生境界,只是一种真情,若无人生境界与真性情,谈什么书法?!

右军《丧乱帖》有简远惨淡的一面,比如“追”字,简淡的笔墨,见其天性之真,但表现更多的是雄强,尤以“丧乱之极”四字为最,一以贯之的则是真诚与一往情深,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右军是一个敏感的情种,虽然兼具“雄强与惨淡之美”;《丧乱帖》却又不失平易一面,平易亲切如一位捶胸顿足的老人——他所有的一切都亮在那里,他的雄强,他的软



弱,他的无奈,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一切,你都可以触摸得到——他的心是透明的。

今人书法中,尤其是各类展会上的书法,雄强者有之,惨淡者亦有之,但却多故作姿态,缺少平易,缺少一个真实可触摸的人,其原因正在于人生境界的大小,真正大境界的还是应当有平易作为底子的。

赵孟頫的字算不上多喜欢,但他《识王羲之〈七月帖〉》说的话却很到位:“右将军王羲之,在晋以骨鲠称,激切恺直,不屑屑细行。议论人物,中其病常十之八九,与当道讽谏无所畏避,发粟赈饥,上疏争议,悉不阿党。凡所处分,轻重时宜,当为晋室第一流人品,奈何其名为能书所掩耶!书,心画也,万世之下,观其笔法正锋,腕力遒劲,即同其人品。”

观《丧乱帖》,正可见“骨鲠”与“激切恺直”。

《丧乱帖》中所说的是“先墓再离荼毒”、“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富田淳考证认为是“羲之书于修复先祖之墓的永和十二年(356年),时恒温被夺回洛阳,荀羨被派遣,此地重归平稳”。

话说得有些含糊,但美学家韩玉涛先生在考评《丧乱帖》时分析颇详,略录如下:

右军的“先墓”在什么地方?此所谓“先”,指他的祖父以上者。

即从西汉王吉以下,至两晋王览以上者,“先墓”所在,可能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云“临沂都乡南仁里”者是也。

既然有“再离荼毒”,那就必然有“初离荼毒”,“初离荼毒”的时间右军没说,韩玉涛认为应是五胡乱华时,即晋室渡江前后,彼时右军尚未成年,但想必在记忆里留有不少痛苦的记忆,而“再离荼毒”的时间,晋史所载战争祸及王氏故里琅邪的,只有永和十二年。《晋书》第七十五卷的《荀羨传》记有:“及慕容俊攻段兰于青州,诏使羨救之。俊将王腾、赵盘寇琅邪、鄆城,北境骚动。羨讨之,擒腾,盘逃走。军次琅邪,而兰已没,羨退还下邳,留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等三千人守琅邪,参军戴逯、萧镳二千人守泰山。是时,慕容兰以数万众屯汴城,甚为边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东阿以征之。临阵,斩兰。帝将封之,羨固辞不受。”

韩玉涛先生认为“王腾、赵盘寇琅邪、鄆城,北境骚动”可以对应“先墓再离荼毒”,而由“羨讨之,擒腾,盘逃走”,可知其后世族王家的先墓“修复”,此论颇有道理。

对于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古人,大概没什么比“先墓荼毒”更让人悲

痛欲绝的。周作人1919年曾作《祖先崇拜》一文论述祖先崇拜之弊，彼时的知堂大概仍有些血气方刚的意味，若把“祭祀祖先”认作“祖先崇拜”，似并不严谨，祭祖未必就是崇拜，祖先当然也不需崇拜——在我个人看来，对“先墓”的感情更与“祖先崇拜”八杆子打不到一处，“先墓”（或曰“祖坟”）更多是一种家园的象征，是一种对自己从何而来的反思与皈依。孔子的这句话说得很让自己佩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对祖先的“祭”并不就是崇拜，“祭”更多的是思念，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与感情的皈依，尊重先墓，即尊重自己，从人生长河的角度而言，也即尊重子孙，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对于先墓的态度，正可以见出传统中国人对重大人生问题的思考与态度。

——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先墓”这个词无意中正象征着中原礼乐、象征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中原大地备受荼毒。

晋室渡江前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礼崩乐坏，几乎是中华民族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而当时诞生的《丧乱帖》本身就是一个隐喻，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人物的悲欢，世族大家的王谢子弟短短八行文字尚且连续写下四个“奈何”，普通的百姓又会怎样呢？

永嘉五年石勒大破晋兵后，“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匈奴人刘聪破洛阳后，掘晋诸陵，人民死者不计其数；石虎降城陷垒后，“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到处是抢劫，到处是大屠杀，胡兵抢到汉家女儿，夜则淫乱取乐，缺食时则煮之充食，且称之为“两脚羊”，读之几乎让人窒息，据《晋书》所载，刘琨上表时如是写道：“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

这真是一个“丧乱之极”的年代！

就像后来的蒙古屠城，满人对汉人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南京大屠杀”……

汉人何其悲哀——中土大地在羲之慨叹“丧乱”之后，又经过了多少丧乱？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提出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细细想来，每每让人不寒而栗：“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